

◎家庭纪事

## 特殊称呼

□邢德安

父亲走了，这天是“三七”，我们上过坟回到家，看到年近八十的母亲在门口坐着，门外边向阳的地方，摆放着几双父亲生前穿过棉鞋和单鞋，被擦得干干净净，在那里晒着。母亲仿佛没有看到我们回来，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鞋，心中似乎在想些什么。直到我们走到跟前，她才把目光转向了我们，算是打招呼了。我分明看到，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，禁不住鼻子一酸，连忙扭头擦了擦眼睛。

母亲今年78岁了，比父亲小3岁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是一个要强的人，家里的一切都是她说的算。相对于父亲来说，她少了些慈祥温柔，但她的形象却一直都在我们的心里矗立着。她和父亲在一起的60个春秋，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，养育了我们兄妹4人。看着步履蹒跚的母亲，一幕幕往事浮上心头。

母亲从来不喊父亲的名字，和别人讲到他时总是说“那个老头”。那时我不明白为什么，心里好生奇怪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才明白，“那个老头”是母亲对父亲的专用称呼，里边包含了他们的感情，是我所无法理解的。记得一个夏日的午后，父亲荷锄下地，在门外大路上碰到一个卖竹席的，便让我回家告知母亲拿些钱来买席。我兴冲冲地跑回家大叫：“娘，娘，快拿些钱，要买席！”“谁说的？”母亲问。“那个老头。”“哪个老头？”母亲又问。“就是咱家那个老头。”谁知，我话音刚落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一记耳光重重落在我脸上。只见母亲瞪着发怒的眼睛，指着我说：“你再给我说一遍！‘那个老头’是你叫的吗？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你爹！”

父亲不善言辞，性格温柔，脾气也比母亲好些，他生前从未动手打骂过我们，与母亲甘苦与共的几十年间，也从未动过粗。他从来不说母亲做饭咸了淡了，做的鞋大了小了等。我们兄妹吃不完的饭都给了父亲。母

亲常说父亲是窝囊废，一辈子没出息。父亲也不争辩，总是一笑了之。其实，父亲是个明事理的人，常常私下对我们说：“别和你娘一样，她就是脾气不好，但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家，她很不容易。”

随着我们长大成家，父母一年年老了。不知从啥时起，父亲变得迟钝，往往连吃的啥饭都记不住，每天吃药喝水全靠母亲督促。而母亲也上了年纪，并患有高血压、风湿性关节炎等病，行动不便。即使这样，她还坚持洗衣、做饭，甚至给父亲洗脚。我多次劝他们到我家去住，都被母亲拒绝了。她说哪里都不如自己家里好。我知道他们的心思，便尊重他们的意愿。有一次，母亲得了重感冒，在医院里住了两天，而父亲两天只吃了两顿饭，并不时地问：“你娘她没事吧？”看着老态龙钟的父亲和病床上的母亲，我的心震颤着。我突然间明白：爱不是花前月下的浪漫，而是不离不弃，是生活的磕磕碰碰中表现出的无声的爱。

如今，父亲走了，母亲好像比以前更固执了，谁也不敢再提让她跟我们同住的要求。我们理解母亲，尊重她的决定，让她在家住着，守护着她一辈子心爱的家，陪伴着我们逝去的父亲。

我小心地把父亲的棉鞋收起来，用袋子装好，放在母亲的箱子里。



◎亲情无限

## 愿来生还做你的“拐棍儿”

□山风

姥姥去世18年了，我仍很怀念她。每年清明，我和父母、哥哥都会到她的坟前，给她修坟、烧纸、磕头。

姥姥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。由于生活贫苦、操劳过度，姥姥很早就患上了青光眼，加上没钱治疗，姥姥50岁时眼睛就失明了。我的母亲是一名教师，她很要强，工作上是个“拼命三郎”，年年都争当先进，因而顾不上照看我。大概在我两岁左右时，被送到了姥姥家。

姥姥虽然双目失明，但她仍承担着家庭的重担，洗衣、做饭，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姥姥家有两片梨树园，每当春天落梨花的时候，姥姥就让我拾一些花蒂回去腌制，十来天就能吃了，家里人就当咸菜吃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还时常想起那酸酸甜甜的味道。姥爷很老实，无主见，家里的大小事都靠姥姥铺排。那时村里以记工分分粮食，家里就姥爷一个整劳力挣工分，粮食分得少。姥姥为了多挣几个工分，就向生产队长提出帮生产队捡烟叶（给烟叶分类）。生产队长认为姥姥眼睛看不见，十分为难，姥姥说别人捡好我帮忙捆绑，工分减半，其他人也不会说闲话。这样姥姥就有了帮烟叶的活，幼小的我常跟着她递烟叶，打打下手，一早就参加了集体劳动。姥姥的能干和精打细算维持了一个家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我。

姥姥是个善良的人，经常接济一些村里更困难的人。村头有个双目失明的五保户，按辈分我应该叫他姥爷，可是我们小孩都跟着村里大人叫他“瞎岭旺”。有一次姥姥腌制了一大坛芥菜，盛一大碗，让我送给岭旺姥爷，我问姥姥为啥要给他送，她说：“宁给穷人一口，不给富人一斗。”姥姥的话让我一生对困难中的人有着强烈的关注。

姥姥处理问题在村里也很有名，村里谁家吵架了，邻里不和了，都请她去说和，只要姥姥出面，很多事就能烟消云散。因为她要强、无私、不偏不向，大家也都很服她。我记得村里一有事情，有名望的主事老头就来姥姥家，专门听听姥姥的看法。

姥姥很疼我。我在姥姥身边生活了8年，无论是走亲戚还是串门子，姥姥总是带着我。那时物质生活贫

乏，一旦她有糖块、瓜果等零食，自己不舍得吃，都留给我吃。我从小就爱吃细细的面条，姥姥每次擀面条时，最后总会切几刀大面叶，做熟后让姥爷把面叶挑出来给我吃。她还教我爬树，让我撸下嫩榆树叶下面条当菜吃。我5岁就在村里学校上学了。大概二年级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刚下课，姥姥来到学校找我，从兜里摸出一个不太红的西红柿塞给我，说是别人给她的，让我赶快吃下。现在想来，没有我牵着她的手，姥姥是怎样走那么远的路到学校的？

幼时农村没有更多的娱乐方式，只有各村的露天电影，我总爱跟着村里大一点的孩子串村看电影。可是我胆子小，一个人进家怕黑。姥姥就说：“你只管去，我在大门口等你。”每次当我快到家的时候，总能隐约看到姥姥在家门口坐着或站着，然后我就扯着姥姥的手进家。有一次正看电影时下起了雨，心想这下完了，姥姥一定不会在家门口等我了。当我跑到门口正想哭时，却听到姥姥在黑暗中喊我的名字：“颖，淋湿了没有？”原来，她在门楼下的角落里避雨等我呢。我哭了，当时不知为什么就哭了。在姥姥一番安慰后，我又笑了。

我十岁时就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，舅舅也结婚了，父亲决定让我进城里读初中。接我走的那天，我欣喜若狂，过一会儿就跑到村口看父亲来了没有。姥姥却一直躺在床上，当时我也没有想起来问她为什么不起床。后来，母亲含泪告诉我，这些年来，我已成为姥姥的一根“拐棍儿”，她舍不得我走，伤心又难过。我当时怎么那么傻呢？怎么不知道安慰一下她呢？进城后，几乎每个星期天母亲都会带我回家看姥姥，每次我都会抱住她，哭着不想走，但姥姥总是把我哄走。

2000年的时候，姥姥重病。我当时在某镇任职，工作繁忙，不能陪在她的身边。一次，我带领几个干部到省信访局调解信访问题，回来的路上，接到了哥哥的电话，说姥姥不行了。瞬时我泪如泉涌。到姥姥家的时候我终于崩溃，抓着她冰凉的手很久不愿放开，临终没有陪在她身边是我终生的伤痛。

姥姥走了，没有给我留下半句言语，但我对她却有很多话要说：姥姥，您离开了我，但您的坚强、善良让我终生难忘，好好做人、好好工作才会对得起您的期望。谨以此文来追忆我的姥姥，表达我对她的思念！



□曹敏

父亲是在我初中毕业那年离世的，那年我只有14岁。

生活的艰辛让父亲过早地透支了生命。为了全家的生活，父亲划着他的渔船，在小村周围大大小小的河里，也包括淮河，早出晚归，捕鱼为业，甚至长江岸边也曾经有他漂泊捕捞的身影。他用劳碌换得全家生活的温饱。长久外出，风餐露宿，他落下了胃病，最后演化成了胃癌，最终因此离世。

父亲病重期间，瘦骨嶙峋地躺在床上，一双原本明亮的眼睛浑浊不清，困难地呼吸着，痛苦地呻吟着，我却没能时刻守护他，只在放学时探望他一下，就到我的小屋复习功课，准备迎接中考。他那时该有多么痛苦和绝望啊，而我却没有体会到。有一次父亲让哥哥把我的书包拿去，不让我上学。其实父亲根本就没想要我辍学，只是一时气我不关心他，他只想要我在他身边多待些时间，陪伴他度过最后绝望而痛苦的日子。虽然他在我面前很少表扬我，可在别人面前他是以我为荣的，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很好，每个学期末都会拿回家奖状。父亲给我物质的满足，每个学期的书杂费我都是班里第一个交上的，我的钢笔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金星牌的。有一次，我不小心弄丢了，我心痛不已又不敢说出，父亲知道后就把他的那支给了我。我是带着父亲的希望和宠爱学习的，在内心深处，父亲是我的骄傲、我的偶像。

父亲的离去对我们家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父亲看病欠下的债，加上母亲身体不好，生活日渐艰难，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半饥饿中度过的。最终妹妹牺牲了自己的前途，辍学以全力支持我。我考上大学的那年还在想，要是父亲还在该多么好啊。是的，如果不是父亲匆匆离开我们，妹妹也会像我一样成才的，因为她也很聪明，我的英语还是她帮我提高的。直到今天我还一直为妹妹感到愧疚，是我抢了她的前途。

父亲喜欢河流，因为河里有他致富的梦想。今年清明，又回到家乡，在父亲墓前祭扫完毕，回身南望，一条逶迤的小河自西北向东南流向淮河。这条河就是父亲无数次捕鱼的河流，是淮河的一个支流，仄仄的河道深不可测。我印象中，父亲最爱的事就是下河捕鱼，他肩挑渔船，来到这条小河边，在河里自由自在地撒网，回来就是鱼满舱。中午饭当然是我从家里送到河边的。河里鱼很多，看着父亲与乡亲们一网一网地撒着，收着欢蹦乱跳的鱼，我的心里无比欢悦，我想那是我看到的最美的风景了。如果是在外地捕鱼，父亲就带着奶奶烙的饼和开水，等到吃时喝时已经凉了，冬天也是如此。长此以往，他就慢慢得了胃病，演化成后来的胃癌。

父亲生前就已经自己选好了这个墓地，这是一片高高的黄土地，站在这里，河流村庄都尽收眼底。父亲熟悉的河流，在不远处静静流淌，杂草野花繁茂地生长在墓地的周围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在晨风的吹拂下，摇曳着，闪烁着，那是自然之神的祝福啊。

非虚构微故事  
记录生活百态

